

藍天蔚主編

唐宋元明清名人小品

大 唐 出 版 社 印 行

藍蔚天主編

唐宋元明清名人小品

下冊

大唐出版社印行

唐宋元明清名人小品

題蘭竹石調寄一剪梅

清 鄭板橋

幾枝修竹幾枝蘭，不畏春殘，不怕秋寒，飄飄遠在碧雲端，雲裏湘山，夢裏巫山。畫工老興未全刪，筆也清閒，墨也爛斑；借君莫作圖畫看，文裏機關，字裏機關。

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三日，予作一桌會，八人同席，各攜百錢，以爲永日歡。座中三老人，五少年。白門程綿莊，七閩黃瘦瓢與變爲三老人；丹徒李御蘿邨，王文治夢樓，燕京于文瀾石鄉，全椒金北燕棕亭，杭州張賓鶴仲謀爲五少年。午後濟南朱文震青雷又至，遂爲九人會。因畫九畹蘭花，以紀其盛。詩曰：「天上文星與酒星，一時歡聚竹西亭，何勞芍藥誇金帶，自是千秋九畹青。」座上以綿莊爲最長，故奉上程先生攜去。

九畹蘭花江上田，寫來八畹未成全。世間萬事何時足？留取栽培待後賢。

板橋詩文，最不喜求人作敘，求之王公大人，既以借光爲可恥，求之湖海名流，必至含譏帶訕，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，總不如不敘爲得也。幾篇家信，原算不得文章，有些好處，大家看看，如無好處，糊窗糊壁，覆瓿覆盎而已。何以敘爲！鄭燮自題。乾隆己巳。

雍正十年杭州韜光庵中寄舍弟墨

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？而至于今日，其不幸而爲臧獲，爲婢妾，爲輿臺皂隸，窘窮迫逼，無可奈何；非其數十代以前，卽自臧獲婢妾輿臺皂隸來也。一旦奮發有爲，精勤不倦，有及身而富貴者矣，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。王侯將相，豈有種乎？而一二失路名家，落魄貴胄，借祖宗以欺人，述先代而自大，輒曰：「彼何人也，反在霄漢，我何人也，反在泥塗。天道不可憑，人事不可問！」嗟乎！不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。天道福善禍淫，彼善而富貴，爾淫而貧賤理也。庸何傷？天道循環倚伏，彼祖宗貧賤，今當富貴；爾祖宗富貴，今當貧賤；理也，又何傷？天道如此，人事卽在其中矣。愚兄爲秀

才時，檢家中舊書，得前代家奴券，即於燈下焚去，並不返諸其人，恐明與之，反多一番形迹，增一番愧怍。自我用人，從不書券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何苦存此一紙，使吾後世子孫，借爲口實，以便苛求抑勒乎？如此存心，是爲人處，即是爲己處。若事事預留把柄，使入其網羅，無能逃脫，其窮愈速，其禍卽來，其子孫卽有不可問之事，不可測之憂，試看世間會打算的，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，直是算盡自家耳！可哀可歎！吾弟識之！

焦山讀書寄四弟墨

僧人徧滿天下，不是西域送來的，卽吾中國之父兄子弟，窮而無歸，入而難返者也。削去頭髮便是他，留起頭髮還是我。怒眉瞋目，叱爲異端，而深惡痛絕之，亦覺太過。佛自周昭王時下生，迄於滅度，足跡未嘗履中國土。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說說說夢，惹出這場事來，佛實不聞不曉。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，佛何辜乎？況自烏巢關佛以來，孔道不明，佛焰漸息，帝王卿相，一遵六經四子之書，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，此時而猶罵佛，和尙是佛之罪人，殺盜淫妄，貪婪勢利，無復明心見

性之規，秀才亦是孔子罪人，不仁不智，無禮無義，無復守先待後之意。秀才罵和尚，和尚亦罵秀才。語云：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屋瓦霜。」老弟以爲然否？偶有所觸，書以寄汝，並示無方師一笑也。

叢蘭棘刺圖

東坡畫蘭，長帶荆棘，見君子能容小人也。吾謂荆棘不當盡以小人目之，如國之爪牙，王之虎臣，自不可廢。蘭在深山，已無塵囂之擾，而鼠將食，鹿將齧之，豕將啄之，熊虎豺兔狐之屬將嚙之，又有樵人將拔之割之。若得棘刺爲之護掖，其害斯遠矣。秦築長城，秦之棘籬也。漢有韓彭英，漢之棘衛也。

石

米元章論石，曰瘦、曰縐、曰漏、曰透，可謂盡石之妙矣，東坡又曰石文而醜；一醜字則石之千態萬狀，皆從此出，彼元章但知好之爲好，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。東坡胸次，其造化之爐冶乎？燮畫此石，醜石也，醜而雄，醜而秀。弟子朱青雷索予畫，

不得，卽以是寄之。青雷袖中倘有元章之石，當棄弗顧矣。

何以謂之文章？謂其炳炳耀耀，皆成文也，謂其規矩尺度，皆成章也。不文不章，雖句句是題，直是一段說話，何以取勝？畫石亦然；有橫塊有豎塊、有方塊、有圓塊、有欹斜側塊。何以入人目，畢竟有皴法以見層次，有空白以見平整；空白之外又皴，然後大包小，小包大，構成全局。尤在用筆用墨用水之妙，所謂一塊元氣結而石成矣。眉山李鐵君先生，文章妙天下，余未有以學之。寫二石奉寄，一細皴，一亂皴，不知髣髴公文之似否？眉山古道，不肯作甘言媚世，當必有以教我也。

今日畫石三幅，一幅寄膠州高鳳翰西園氏，一幅寄燕京圖清格牧山氏，一幅寄江南李蟬復堂氏。三人者，予石友也，昔人謂石可轉，而心不可轉。試問畫中之石，尙可轉乎？千里寄畫，吾之心與石俱往矣。是日在朝城縣，畫畢，尙有餘墨，遂塗于縣壁作臥石一塊。朝城訟簡刑輕，有臥而理之之妙，故寫此以示意，三君子聞之，亦知吾爲吏之樂不苦也。

昔人畫柱石圖，皆居中正面，竊獨以爲不然。國之柱石，如公孤保傅，雖位極人臣，無居正當陽之理。今特作爲偏側之勢，且繫以詩曰：「一卷柱石欲擎天，體自尊崇勢

自偏。却似武鄉侯氣象，側身謹慎幾多年。」

老骨蒼寒起厚坤，巍然直擬泰山尊，千秋縱有秦皇帝，不敢鞭他下海門。

頑然一塊石，臥此苔階碧。雨露亦不知，霜雪亦不識。園林幾盛衰，花樹幾更易，但問石先生，先生俱記得。

蘭竹石

介於石，臭如蘭，堅多節，皆易之理也。君子以之。

復堂李蟬，老畫師也，爲蔣南沙高鍊嶺弟子；花卉翎羽蟲魚皆絕妙，尤工蘭竹。然燮畫蘭竹，絕不與之同道，復堂喜曰：「是能自立門戶者」。今年七十，蘭竹益進；惜復堂不再，不復有商量畫事之人也！

靳秋田索畫

終日作字作畫，不得休息，便要罵人。三日不動筆，又想一幅紙來，以舒其沉悶之氣，此亦吾曹之賤相也。今日晨起無事，掃地焚香，烹茶洗硯，而故人之紙忽至，欣然

命筆，作數箭蘭，數竿竹，數塊石，頗有灑然清脫之趣。其得時得筆之候乎？索我畫偏不畫，不索我畫偏要畫，極是不可解處。然解人于此，但笑而聽之。

三間茅屋，十里春風；窗裏幽蘭，窗外修竹，此是何等雅趣！而安享之人不知也。懵懵懂懂，沒沒墨墨，絕不知樂在何處。惟勞苦貧病之人，忽得十日五日之暇，翫柴扉，掃竹徑，對芳蘭，啜茗，時有微風細雨，潤澤于疎籬仄迳之間，俗客不來，良朋輒至，亦適適然自驚爲此日之難得也。凡吾畫蘭畫竹畫石，用以慰天下之勞人，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。

石濤善畫，蓋有萬種，蘭竹其餘事也。板橋專畫蘭竹，五十餘年，不畫他物。彼務博，我務專；安見專之不如博乎？石濤畫法，千變萬化，離奇蒼古，而又能細秀妥貼，比之八大山人，殆有過之，無不及處。然八大名滿天下，石濤名不出吾揚州，何哉？八大純用減筆，而石濤微茸耳。且八大無二名，人易記識；石濤弘濟，又曰清湘道人，又曰苦瓜和尚，又曰大滌子，又曰瞎尊者，別號太多，翻成攪亂，八大只是八大，板橋亦只是板橋，吾不能從石公矣。

鄭所南陳古白兩先生善畫蘭竹，變未嘗學之，徐文長高且園兩先生不甚畫蘭竹，而

變時時學之弗輟，蓋師其意，不在迹象間也。文長且園才橫而筆豪，而變亦有倔強不馴之氣，所以不謀而合。彼陳鄭二公，仙肌仙骨，藐姑冰雪，變何足以學之哉？昔人學草書入神，或觀蛇鬥、或觀夏雲、得箇入處；或觀公主與擔夫爭道，或觀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；夫豈取草書成格而規規倣法者！精神專一，奮苦數十年，神將相之，鬼將告之，人將啓之，物將發之。不奮苦而求速效，只落得少日浮誇，老來窘隘而已。

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

江雨初晴，宿烟收盡，林老碧柳，皆洗沐以待朝暾；而又嬌鳥喚人，微風疊浪；吳楚諸山，青蔥明秀，幾欲渡江而來。此時坐水閣上，烹龍鳳茶，燒夾剪香，令友人吹笛，作落梅花一弄，真是人間仙境也。嗟乎，爲文者不當如是乎？一種新鮮秀活之氣，宜場屋，利科名，卽其人富貴福澤享用，自從容無棘刺。王逸少虞世南書，字字馨逸，二公皆高年厚福。詩人李白，仙品也；王維，貴品也；杜牧，雋品也。維牧皆得大名，歸老輞川樊川，車馬之客，日造門下。維之弟有縉，牧之子有荀鶴，又復表表後人。惟太白長流夜郎，然其走馬上金鑾，御手調羹，貴妃侍硯，與崔宗之著宮錦袍遊遨江南，望

之如神仙；過揚州未匝月，用朝廷金錢三十六萬，凡失路名流，落魄公子，皆厚贈之，此其際遇何如哉？正不得以夜郎爲太白病。先朝董思白，我朝韓慕廬，皆以鮮秀之筆，作爲制藝，取重當時；思翁猶是慶曆規模，慕廬則一掃從前橫斜疏放，愈不整齊，愈覺研妙。二公並以大宗伯歸老於家，享江山兒女之樂。方百川靈臬兩先生，出慕廬門下，學其文，而精思刻酷過之，然一片怨詞，滿紙悽調；百川早世，靈臬晚達，其崎嶇屯難亦至矣，皆其文之所必致也。吾弟爲文，須想春江之妙境，挹先輩之美詞，令人悅心娛目，自爾利科名，厚福澤。或曰：「吾子論文曰生辣、曰古奧、曰離奇、曰澹遠，何忽作此秀媚語？」余曰：「論文，公道也；訓子弟，私情也。豈有子弟而不願其富貴壽考者乎？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，非不刻削，吾不願子弟學之也。褚河南歐陽率更之書，非不孤峭，吾不願子孫學之也。郊寒島瘦，長吉鬼語，詩非不妙，吾不願子孫學之也。私也，非公也。」是日許生旣曰：買舟繫閣下，邀看江景，並遊一餞港。書罷，登舟而去。

秦始皇燒書，孔子亦燒書，刪書斷自唐虞，則唐虞以前，孔子得而燒之矣。詩三千篇，存三百十一篇，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，孔子亦得而燒之矣。孔子燒其可燒，故灰滅無所復存，而存者爲輕，身尊道隆，爲天下後世法。始皇虎狼其心，蜂蠆其性，燒經滅聖，欲剋天眼而濁人心，故身死宗亡國滅，而遺經復出。始皇之燒，正不如孔子之燒也。自漢以來，求書著書，汲汲每若不可及，魏晉而下，迄於唐宋，著書者數千百家，其間風雲月露之辭，悖理傷道之作，不可勝數，常恨不得始皇而燒之。而抑又不然，此等書不必始皇燒，彼將自燒也。昔歐陽永叔讀書秘閣中，見數千萬卷皆黴爛不可收拾，又有書目數十卷亦爛去，但存數卷而已。視其人名，皆不識，視其書名，皆未見。夫歐公不爲不博，而書之能藏秘閣者，亦必非無名之子，錄目數卷中，竟無一人一書識者，此其自焚自滅爲何如！尙待他人舉火乎？近世所存漢魏晉叢書，唐宋叢書，津逮秘書、唐類函、說部、文獻通考、杜佑通典、鄭樵通志之類，皆卷冊浩繁，不能翻刻，數百年兵火之後，十亡七八矣。劉向說苑、新序、韓詩外傳、陸賈新語、楊雄太玄法言、王充論衡、蔡邕獨斷、皆漢儒之矯矯者也。雖有些零碎道理，譬之六經，猶蒼蠅聲耳，豈得爲日月經天，江河行地哉？吾弟讀書終身讀不盡，終身受用不盡。至如二十一史，書一代

之事，必不可廢；然魏收穢書，宋子京新唐書簡而枯，脫脫宋書冗而雜，欲如韓文杜詩膾炙人口，豈可得哉！此所謂不燒之燒，未怕秦灰，終歸孔炬耳。六經之文，至矣盡矣，而又有至之至者，渾淪磅礴，闊大精微，却是家常日用，禹貢洪範，月令七月流火是也。當刻刻尋討貫串，一刻離不得。張橫渠西銘一篇，巍然接六經而作，嗚呼休哉！

雍正十三年五月廿四日哥哥字。

焦山雙峯閣寄舍弟墨

郝家莊有墓田一塊，價十二兩，先君曾欲買置，因有無主孤墳一座，必須刨去；先君曰：「嗟乎！豈有掘人之塚，以自立其塚者乎？」遂去之。但吾家不買，必有他人買者，此塚仍然不保。吾意款致書郝表弟，問此地下落，若未售，則封去十二金，買以葬吾夫婦，即留此孤墳，以爲牛眠一件，刻石示子孫，永永不廢，豈非先君忠厚之義，而又深之乎？夫堪輿家言，亦何足信？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，雖有惡風水，必變爲善地，此理斷可信也。後世子孫，清明上塚，亦祭此墓，卮酒、隻雞、盂飯、紙錢百陌，著爲例。

雍正十三年六月十日哥哥寄。

淮安舟中寄舍弟墨

以人爲可愛，而我亦可愛矣，以人爲可惡，而我亦可惡矣。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，最是他好處。愚兄平生漫罵無禮，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，一行一言之美，未嘗不嘖嘖稱道。橐中數千金，隨手散盡，愛人故也。至於缺陋欹危之處，亦往往得人之。好罵人尤好罵秀才，細細想來，秀才受病，只是推廓不開。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秀才了。且專罵秀才，亦是冤屈。而今世上那箇是推廓得開的？年老身孤，當慎口過。愛人是好處，罵人是不好處。東坡以此受病，況板橋乎？老弟亦當時時勸我。

范縣署中寄舍弟墨

刹院寺祖墳，是東門一枝，大家公共的。我因葬父母無地，遂葬其傍，得風水力成進士，作宦數年無恙；是衆人之富貴福澤，我一人奪之也，於心安乎？不安乎？可憐我東門人取魚撈蝦，撐船結網，破屋中喫糠糠，嚼麥粥，奪取荇菜蘊頭蔣角，養之，旁枝蕎麥鍋餅，便是美食，幼兒女爭吵。每一念及，眞含淚欲落也！汝持俸錢南歸，可挨家

比戶，逐一散給，南門六家，竹橫港十八家，下佃一家，派雖遠，亦是一脈，皆當有所分惠。麒麟小叔祖亦安在？無父無母孤兒，邨中人最能欺負，宜訪求而慰問之。自曾祖父至我兄弟，四代親戚，有久而不相識面者，各贈二金，以相連續，如後便好來往。徐宗于陸白義輩，是舊時同學，日夕相徵逐者也。猶憶談文古廟中，破廊敗葉颼颼，至二三鼓不去；或又騎石獅子脊背上，論兵起，釘做字簿，而十日不得者，當察其故而無意中與之。至陰雨不能即歸，輒留飯，薄暮，以舊鞋與穿而去。彼父母之愛子，雖無佳好衣服，必製新佳襪來上學堂，一遭泥濘，復製爲難矣。夫擇師爲難，敬師爲要。擇師不得不審，既擇定矣，便當尊之敬之，何得復尋其短？吾人一涉宦途，卽不能自課其子弟，其所延師，不過一方之秀，未必海內名流，或暗笑其非，或明指其誤，爲師者既不自安，而教法不能盡心，子弟復特藐忽心，而不力于學，此最是受病處。不如就師之所長，且訓吾子弟之不逮。如必不可從，少待來年，更請他師，而年內之禮節，尊崇必不可廢。

凡人讀書，原掣不定發達，然即不發達，要不可以不讀書，主意便掣定也。科名不來，學問在我，原不是折本的買賣。愚兄而今已發達矣，人亦共稱愚兄爲善讀書矣。究竟自問胸中擔得出幾卷書來，不過，那移借貸，改竄添補，便爾釣名欺世，人有負于書耳！書亦何負于人哉？昔有人問，沈近思侍郎如何？是救貧的良法，沈曰：「讀書。」其人以爲迂闊，其實不迂闊也。東投西竄，費時失業，徒喪其品，而卒歸於無濟，何如優游書史中，不求獲而得力在眉睫間乎？信此言，則富貴，不信，則貧賤。亦在人之有識，與有決，並有忍耳。

灘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

無論時文、古文、詩歌、詞賦、皆謂之文章。今人鄙薄時文，幾欲迸諸筆墨之外，何太甚也！將毋醜其貌，而不鑑其深乎？愚謂本朝文章當以方百川制藝第一，侯朝宗古文次之。其他歌詩辭賦，扯東補西，拖張拽李皆拾古人之唾餘。不能貫串以無真氣故也。百川時文精粹湛深，抽心苗，發奧旨，繪物態，狀人情，千迴百折，而卒造乎淺近。朝宗古文，標新領異，指畫目前，絕不受古人羈絆，然語不逾氣不深，終讓百川一席。